



• 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 •

抗日英雄魏拯民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32

57

• 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 •

抗日英雄魏拯民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郭肇庆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1959年 沈阳

抗日英雄魏拯民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

郭肇庆著

风旗插图

☆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印张·35,000字·印数：1—25,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601 定价(5)0.20元

出版說明

我国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数革命战士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宁死不屈，英勇顽强，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许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颂扬他们的丰功伟业，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有关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书籍，以帮助广大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书籍主要包括：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歌谣集等。

这些书籍有的是由亲自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则是采访记录下来的，“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主要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主持编写的。有的书籍曾出版过，这次又稍加整理补充并经过认真核对，一并重新出版。

讲述和记录的同志，委托我们在这里向读者说明一下：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同志和烈士们的生前战友、同学和亲属，热情地为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见，谨此表示衷心谢意。

我们衷心感谢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周保中、冯仲云、伊俊山等同志，在百忙之中或带病为我们审阅稿件。并对为我们提供撰写的同志，致以谢意。

7A2-6/27

簡 历

魏拯民同志，原名关有維，一九〇八年农历正月十三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九二四年入山西太原第一中学讀書，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一月轉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鎮压共产党人，太原党的組織被破坏，魏拯民逃出太原。一九二八年夏，考入北京私立宏达学院讀書，并做学生运动工作。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考入安阳国民党第十三路軍“軍事干部学校”学习，做秘密工作，后因病被該校开除。一九三一年六月，回到北京，做学生运动工作。一九三二年春天，被党派赴东北，在哈尔滨进行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区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冬，任东滿特委书记，兼东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政治委員。一九三五年，参加党中央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冬由莫斯科归国后，率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二师南征到长白山，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通化县回头沟与楊靖宇同志会晤，組織东南滿临时省委，繼任东滿特委书记、东南滿临时省委青年部长等职。一九三八年五月，东北抗日联

軍第一路軍正式組成，任第一路軍副總指揮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楊靖宇同志壯烈犧牲后，任東南滿省書記兼一
路軍政治委員。在長期艱苦鬥爭中，身患嚴重的胃病和心臟
病，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終因病重和飢餓，病歿于樺甸縣的
牡丹嶺西麓二道河子密營中，時年三十二歲。

目 录

簡 历	1
勇敢倔强的少年	1
在革命的风暴中	3
貼 标 語	6
在安阳“軍事干部学校”	7
抗日怒火	9
在火車上	11
在哈尔滨	12
在抗日游击队里	15
难忘的国际主义友誼	16
暴风雪	19
会見楊靖宇	25
樺 树 皮	27
摸 火 堆	29
大青沟激战	33
第一路軍副总指揮	36
阶級友爱	37
会 师	39
奇襲和伏击	42
伏击鬼子少将松島	44
休 养	47
宣 誓	50
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53



勇敢倔强的少年

山西省沁县，有一条沁漳河（沁漳河的支流），每逢炎夏暴雨，河水便飞快地上涨，水深足有七、八尺，流急浪猛，来势汹涌，莫说涉水，就是有船，谁也不敢渡河。

一九二四年的阴历七月，沁漳河又涨起波浪滔滔的洪水。

一天傍晚，岸上站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手里提着一个小白包袱，呆呆地瞅着浑浊的河水。突然，他咬了咬牙，脱掉身上的衣服，包在包袱里，一手擎着小包，跳进了滚滚的浪花里。

在对岸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听见“扑通”一声，以为出了什么急事，便赶到岸边探望。只见湍急的浪花里，露出一只小手，手上托着黑乌乌的包袱。浪推浪把他迅速地推向远处，忽然，一个大浪迎头盖顶地扑去，一下把他全身都吞没了。岸上的人急的惊叫着，眼瞅着就要发生危险，可是水太急，谁也

不敢下去。正在这个时候，浪花里又露出他的身子，一只手使劲地拍着水，包袱全浸透了，但是他仍然牢牢地抓住，順水向下漂流。岸上的人，也急着跟踪直追。在一个轉弯的地方，他被冲到了岸边，好歹抓住一根柳枝，这才爬上对岸。

岸上的人这才舒了一口气，都跑过来，帮助他拧干了衣服穿上，領他到村子里休息，喝碗姜湯。

等他緩过来以后，老乡們都以好奇的心情，探詢他的来历。

原来他叫关有維，也就是以后担任东北抗日联軍 第一路軍政治委員的魏拯民同志。

魏拯民的家在山西省屯留县王村，父亲是个老农民。一九二四年夏天，当他在县立第一小学毕业以后，他父亲便为他娶了一个媳妇，要他別念书，在家帮助种地。魏拯民为了要上中学，跟父亲爭吵了好几次，可是父亲一口咬定：“你念书，我沒錢，要念就自己想办法。”

这件事情很快地傳到魏拯民的外祖父那里。外祖父是个老木匠，沒有儿子，因此非常痛愛外孙。他得知魏拯民因求学不成急病了的消息以后，便匆忙地赶来，把魏拯民的父亲搶白了一頓，并且說：“沒錢不要紧，我舍上这条老命掙錢供他！”魏拯民的父亲拗不过老丈人的倔强性子，只好答应了。

一天早晨，十六岁的魏拯民便离开了家，登上去太原的山道，赶往省城求学。

太原离屯留县約五百余里，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門的少年來說，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但是勇敢、倔强的魏拯民，却天不怕地不怕的，不管晴天雨天，白天黑夜，兼程赶路，深怕誤了考期。当他赶到浊彰河，看見咆哮的洪水时，心里急的象油煎似的。找摆渡吧，沒有船，等水落吧，又赶不上考期。他左思右想，毅然地决定泅水过河。

老乡們知道了他的情况，都很感动。魏拯民吃了晚飯，借着月光，一个人又向前赶路。

在革命的风暴中

魏拯民终于考进了太原第一中学。这里有党在山西省的一个秘密支部，大部分学生都傾向进步，党所领导的每一次运动，一中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綫。

在同学中間，魏拯民年紀最小，可是又是全校聞名的聪明学生。他在学校里很喜欢交朋友，每当課余，总是从这个宿舍走到那个宿舍，到处串門，無論誰他都混得来，而且很快就熟了。几个同乡的同学，都非常关怀他，把他当成小弟弟，給他一些进步书刊看，帮助他进步。不久，年輕的魏拯民很快地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是中国民主主义的領袖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

建議，改組了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兩黨開始合作；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努力下，中國革命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這時，各派系軍閥，也打起國民黨招牌，冒充“革命”，實際上則是鎮壓革命和農工群眾。

一九二五年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和奉系、直系軍閥勾結，夾攻當時傾向於革命的馮玉祥部隊，結果在雁北吃了敗仗，閻錫山為了給士兵打氣，便決定在太原舉行一次“雁北陣亡將士追悼會”。

為了撕破閻錫山這個欺騙群眾的鬼把戲，黨以第一中學為核心，針對“追悼會”發動了一次以反對軍閥混戰為目的的廣泛宣傳運動。

魏拯民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他擔任印制和散發傳單的任務。他和幾個同學，躲在一間陰暗的小房子里，日夜趕印傳單，寫標語。他的眼睛熬紅了，手里拿着油印滾直打瞌睡，為了不因疲勞而影響工作，他不住地用拳頭狠狠捶打自己的額角，或用涼水沖洗頭臉，使自己精神振奮起來。

開追悼會的這天早晨，天下着蒙蒙細雨，太原城的居民象被押解的罪犯似的，在兵丁的嚴密監視下被趕進會場。

上午十一點鐘宣布開會了。閻錫山這個老狐狸，爬上了講台，念起講稿。正當他以嘶啞的聲調念着“嗚呼哀哉”的時候，台下突然爆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喊聲：

“反對貓哭老鼠，假慈悲！”

“反对軍閥混战！”

接着会场上空揚起了一片片五顏六色的傳單。会場四周的牆壁上、街道上都貼滿了反对閻錫山的標語。人們爭搶着，吵嚷着，会場秩序頓時大亂。閻錫山一見事情不妙，在卫队的保护下急忙溜走了。愤怒的人群象潮水般冲出会場，流向街头，流向四面八方。

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閻錫山斗争，胜利地开展了。

不久，又掀起了一次反对閻錫山征收苛捐杂稅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学生們，搗毀了閻錫山的省府秘书长、山西省财政厅长和粮食局长的三家公館以及省議会的樓房。斗争鋒芒直接指向封建买办阶级头子。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斗争中，在党和同志們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魏拯民鍛炼得更成熟了。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一月又光荣地轉为中国共产党员。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瘋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在北方，奉系軍閥也操起了反革命的屠刀。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驅——李大钊同志遇害的第二天，大原的学生正准备召开追悼会，举行示威抗議的时候，山西軍閥閻錫山向共产党人大举进攻。太原党的組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許多革命同志被投入監牢。魏拯民被学校开除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屯留，繼續进行革命活动。

七月間，党組織派魏拯民等二人去武汉和党中央取联系，

可是當他們趕到武漢時，正碰上“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殺，他們沒有找到黨的負責人，只和農運部的一個同志簡單地談了一下情況，那個同志要他馬上離開武漢，於是他們當晚就登上火車返回山西。

當他返回家鄉時，山西軍閥正進行瘋狂的大逮捕，黨轉入地下活動，魏拯民便到榆社縣中學讀書，同時進行革命工作。

貼 標 語

一九二八年夏天，魏拯民考入了北京私立宏達學院，繼續做學生工作。他到北京後就和他的朋友李長路住在潞安會館里。在北京期間，魏拯民的家從沒給他寄過一文錢，因此他的生活很困苦。李長路兄弟倆為了全力照顧他的生活，把原來就不多的生活費用，分三個人用。魏拯民看到這情況十分過意不去，就常常借故有事整天不回來吃飯，一天只吃一個三合面的窩窩頭度日。

魏拯民就這樣忘我地為黨工作著。他名義上是宏達學院的學生，而實際上大部分時間在做黨的宣傳工作。他秘密地在同學中傳播革命思想，夜晚就悄悄地把手單和標語貼在東安市場或大柵欄的百貨商店里，往往到深夜才回到住所。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天剛放亮，魏拯民連忙從床上爬起來，走到房門旁把地上一塊青磚掀起，從底下拿出一張紙，又

悄悄地把磚放好。然后把一位同学叫醒，說：“起来，到北头去散散步。”

那位同学知道他又要搞什么名堂了，因为魏拯民从来早晨都不出去散步的。路上，他倆嘀咕了几句，快到北池子北口了，魏拯民手拿着一本书在路东人行道上边走边看，那位同学便顺着馬路直奔交通崗走去。

这时，天剛亮，大街上沒有几个行人。那位同学走到交通崗跟前，装着問路，打听这打听那，交通警不耐煩地比划着。这时魏拯民很快地从后面繞过来，輕輕地把一張写有“打倒国民党”的标語貼在警察的背后，然后两人便一东一西地走开了。

在安阳“軍事干部学校”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三路軍在安阳成立了一个“軍事干部学校”，校长是十三路軍軍长汉奸石友三。

当时，石友三办这个軍事干部学校的目的，是企图网罗一批知識青年，为自己卖命。

当时党利用这个机会，便由北京派去一批青年学生，报考这个学校，以便进行革命工作。魏拯民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学校設在安阳近郊，一片青瓦房，四周圍着鉄蒺藜，如果說它是学校，倒不如說它是集中营。有进口沒出口。只要

你走进大門，想出来比登天还难。学校的空气，象一塘死水，每天除了出操听訓話，便是准备石友三来“閱操”。学生一个个象叫化子一样，衣服襤褸不堪，几个月不讓洗一次澡，不发一文錢，不給报纸看，要看书，还要經過檢查和批准。更殘酷更毒辣的是采用法西斯的手段来惩罚學員。

有一次，第五分队一个學員，因为病得厉害，便写信叫家里寄錢来，准备逃回家去。結果信被副校长石友信发现了。他馬上把全校學員集合到大操場上，在大风雪中，当众把这个學員的棉衣剥下来，然后将他按倒在雪地里，一口气打了数十軍棍，打得这个病重的學員奄奄一息。但是石友信并不就此罢休，还宣布把他囚禁五年。

軍閥的野蛮和殘暴，早已使魏拯民气愤得难以抑制。他在一篇日記里，憤怒地呼喊着：

“軍閥混战（民国十九年四月至十月），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們这些牛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象这样的現象，我們还能忍受嗎？还能忍耐嗎？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們走，我們走上去吧！”

在那些日子里，魏拯民多么想念北京，想念远方的同志和火热的斗争生活呀！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利益，他只好以最大的毅力，压抑着心头怒火，化憤怒为力量，利用各种机会向同學們揭露軍閥的罪恶和腐敗，宣傳革命的真理。不久，他在学校里发展了党的組織，吸收了四个人入党，并利

用“讀書小組”的名義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

一九三一年四月，魏拯民得了嚴重的痔瘡，不能出操，治了很長時間無效，終於被學校開除了。

抗 日 怒 火

魏拯民又回到了北京。他找到了組織關係，便住在北京大學東側宿舍宋冠英的房間里。

宋冠英也是中共黨員，北大学生，和魏拯民是老同學。當時他正患着嚴重的肺病。魏拯民看見老朋友病重，心里很難過，就主動地幫助他煎湯熬藥，經心地護理。

當時，北大的學校管理工作很松，去聽課的只憑證件，為此，魏拯民就憑着宋冠英的學生証去聽課，並且利用這個機會在學生中做革命工作。

魏拯民善於講話，為人十分幽默，和人家很容易處得來，因此，很快地就和一些思想比較進步的學生混熟了，工作局面也慢慢地打開了。

一天，教室里正在上課，突然外邊傳來一片喊聲，接着是人群嘈雜的議論聲。聽課的學生們都坐不住了，一下子涌出了教室。魏拯民擠進人群里边，只見有幾個人手里拿着報紙，有一個人高聲讀着上面登着的一條消息：

南京中央社19日電：日軍于昨晚突襲沈陽，同時占

領長春、營口、安東。光復損失重大，長春死傷眾多。國府蔣主席，謂日此舉不過尋常挑釁而已，已電示東北軍絕對不許抵抗，望國民鎮靜以救國……

魏拯民氣的两眼發紅，轉身跑出校門，到街上買了一張民國日報，趕回宿舍拿給宋冠英看。宋冠英看了消息後，也很氣憤，叫魏拯民立刻去找黨組織，求得組織對這個問題的指示。

日寇侵占東北的消息，傳遍了全國。全民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反對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开展起來。魏拯民參加了北大學生的示威游行隊伍，整天在街頭宣傳、講演，雖然嗓子喊啞了，眼睛熬紅了，腸胃餓壞了，但是他一刻也不休息。

一九三二年春天，上海發起抗日戰爭不久的一天，魏拯民接到了黨的指示，調他到東北去工作。他興奮的心情長久不能平息，立刻到北大校園里找到了宋冠英。這時冠英病愈復原了，還繼續在北大學習。魏拯民把這喜訊告訴了老戰友。

宋冠英驚疑地望着魏拯民問：“真的嗎？”

“真的，剛接到通知，晚車就走。”

“啊呀！這可太突然了。”宋冠英一把握住了魏拯民的手，心里又高興又有惜別之情。他不知該說什麼好，問道：“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沒有什麼準備的，灶王爺貼在腿肚上，人走家也搬。”魏拯民爽朗地笑着說：“冠英，你可知道，我多麼想去東北呀！”